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腾讯读书
BOOK.QQ.COM

天涯文学
ebook.tianya.cn

深度揭秘当代中国社会打拼与沉沦的蚁族真实生活

两位广告业奇才，为了争夺爱情和事业，昔日大学同窗，今日反目。

广告业内部的潜规则揭秘，职场新人的生存法则。

长篇小说

牛车

上官朝夕◎著

理想与奋斗 彷徨与挣扎 中国式 蚁族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篇小说

中国式 蚁族

牛车

上官朝夕◎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式蚁族/牛车,上官朝夕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7-5113-0789-7

I. ①中… II. ①牛… ②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521 号

●中国式蚁族

著 者/牛 车

策 划/刘凤珍

责任编辑/齐敬霞

责任校对/高晓华

装帧设计/周吾设计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789-7

定 价/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中国 式 蚁 族

ZHONGGUOSHITIZU

内容简介

80后大学生简易只身来到广州打拼，成为中国蚁族大军中的一员。经过上百次面试终于在一家小有名气的广告公司上班，在这里，他邂逅了同样是来广州打拼的80后女大学生莫小小。剩男剩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激情和梦想呢？是蚁居？按揭？生儿育女？还是继续挥霍他们的青春？

简易的大学同学老四因为回乡创业失败来到广州，简易把他介绍到自己的公司。为了理想和欲望，老四与简易展开了不择手段的竞争。

本书刻画了蚁族大学生在职场打拼、情海沉沦、友情挣扎以及亲情断绝中的若喜若悲的遭遇。职场尔虞我诈的残酷，波诡云谲的故事情节，厚重扎实的写作技法，让《中国式蚁族》成为一部当今蚁族浮世绘。

目录

中国式蚁族
ZHONGGUOSHINYIZU
长篇小说

- 第一章 窗外 / 001
- 第二章 职场 / 004
- 第三章 遇见 / 007
- 第四章 天空 / 013
- 第五章 背叛 / 017
- 第六章 兄弟 / 022
- 第七章 葬礼 / 025
- 第八章 做爱 / 027
- 第九章 毒药 / 030
- 第十章 彷徨 / 034
- 第十一章 南下 / 040
- 第十二章 重逢 / 044
- 第十三章 风云 / 047
- 第十四章 租房 / 051
- 第十五章 蚁族 / 053
- 第十六章 广漂 / 055
- 第十七章 感觉 / 057
- 第十八章 珠江 / 060
- 第十九章 中伤 / 062
- 第二十章 弥补 / 064
- 第二十一章 蜕变 / 067
- 第二十二章 漏洞 / 070
- 第二十三章 医托 / 072
- 第二十四章 买书 / 076
- 第二十五章 搬家 / 079
- 第二十六章 请客 / 083
- 第二十七章 黑手 / 088

中国式蚁族
ZHONGGUOSHIZI
长篇小说

- 第二十八章 内幕 / 092
第二十九章 出卖 / 096
第三十章 输赢 / 100
第三十一章 寻找 / 103
第三十二章 浮躁 / 107
第三十三章 青鸟 / 110
第三十四章 同居 / 114
第三十五章 地摊 / 118
第三十六章 房租 / 122
第三十七章 借钱 / 125
第三十八章 做梦 / 128
第三十九章 宅男 / 132
第四十章 逛街 / 135
第四十一章 网聊 / 138
第四十二章 旅行 / 141
第四十三章 火车 / 144
第四十四章 回乡 / 147
第四十五章 晴耕 / 151
第四十六章 乱子 / 155
第四十七章 陷阱 / 160
第四十八章 孽缘 / 164
第四十九章 噩梦 / 168
第五十章 博客 / 173
第五十一章 面试 / 178
第五十二章 培训 / 182
第五十三章 重创 / 185
第五十四章 赎罪 / 189

中国式蚁族
长篇小说

第五十五章	真相 / 193
第五十六章	决斗 / 197
第五十七章	相信 / 200
第五十八章	荒唐 / 204
第五十九章	应聘 / 207
第六十章	回头 / 210
第六十一章	巧遇 / 213
第六十二章	无情 / 216
第六十三章	报复 / 219
第六十四章	医院 / 222
第六十五章	疯癫 / 226
第六十六章	纠缠 / 229
第六十七章	破产 / 231
第六十八章	打拼 / 235
第六十九章	挽救 / 238
第七十章	改革 / 241
第七十一章	执行 / 244
第七十二章	选择 / 247
第七十三章	效果 / 250
第七十四章	欲望 / 255
第七十五章	原谅 / 259
第七十六章	论调 / 262
第七十七章	较量 / 265
第七十八章	下台 / 268
第七十九章	真谛 / 271
第八十章	归来 / 273
第八十一章	终结 / 276

第一章 窗外

听说广州的木棉树又开花了，我心灵深处那扇最隐秘的木门也悄然打开了。一缕冬日的暖阳斜射进来，那些封存的往事，犹如在阳光里舞蹈的灰尘，让我再一次检拾起那些散落一地的情感。这几年来，我一直以为曾经拥有的东西就不会再失去，可是……

——《简易的博客》

我叫简易。生活在安静舒适的一个南国小岛——厦门，有着一个温婉可人的妻子和调皮捣蛋的女儿。

现在，我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跟之前相比，我现在的工作简直就像是在养老。我工作的地方靠近火车站，每天从窗户的西北角望去，可以看见火车进站和出站。

春天，窗外的暖阳诗意地爬上了我的眼角，几个环卫工人正在铁路的两旁挖坑。

看火车进站和出站，成了我工作间隙放松神经的最佳方式。

我就这样惬意地靠在工作台后的皮椅上，点燃一支烟，在迷蒙的烟雾中看火车呼啸着由远而近，然后慢慢减速，“突突突突”地驶进站点，最终疲软地停下，这或许无聊透顶，然而我却乐此不疲。

我仿佛觉得那火车就是当年的我，在经过了一路打拼之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那个十平米的蜗居，经过一夜休整，第二天又精神饱满，一路昂扬高歌猛进。

我即是火车，火车即是我。

这种感觉日益强烈，如一束野火在我的体内四处乱窜，夜晚在妻子雪白的胴体上渐次燃烧成燎原之势。

而最后，我会蜷缩在宽大的原木大床上，把大汗淋漓的赤背对着妻子，双眼木然地盯着墙上的一个黑点，仿佛那是一个能回到过去的“虫洞”。

在焚烧了大学所有的书籍和那些没有发出的写给那些永远高昂着头的

大学女生的信件之后，我穿着那条膝盖上破了一个洞的牛仔裤，背着行囊，背着那台从二手市场淘来的笔记本电脑和一本海子的诗集逃离了那座城市，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我想，我现在成了一只蚂蚁，一只孤独的蚂蚁，要开始在广州这个城市里孤独而艰难地爬行，觅食属于自己的蜻蜓和昆虫。

我很弱小，但是我也很强大，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又富可敌国，因为我年轻，年轻就是本钱。

没有什么事情是年轻人解决不了的，我望着车窗外那些啃食野草的牛和羊对自己说。

另一个声音在耳边倔强地响起：“我不要做牛和羊，我要做一只狼，既然大学给了我勃勃的野心，我就绝不能辜负自己。”

即使是蚂蚁，我也要去做一只咬断城市高楼钢筋的蚂蚁，我不会被人踩死的，绝不！

睡在火车的上铺，盖着混合着烟草和脚臭味的毛毯，我感到自己的热血开始沸腾，并且无意识迅速地朝某个部位集中。

那里勃起了！毛毯上面隆起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包。我红着脸做贼心虚地朝四周望望，然后迅速把一本杂志放在那里遮挡着。

每当热血沸腾的时候我都会亢奋，都会一柱擎天，这种特殊的表征一直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期。

高三的日子都被数不清的试题占据了，我满脑子都是习题，但是，亢奋与勃起依然如魔鬼附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高考的时候，我竟然在数学考试的考场上射了一大片，把整个内裤都打湿了。

后来，我穿着那条在考场上打湿的内裤跨入了重点大学的校门，成了老师和家长心目中的天之骄子。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盯着下铺一个妖艳的少妇突发奇想，那进进出出的火车仿佛就是男人的阳具，那停靠火车的站点仿佛就是女人的那个部位。

你看，出站的火车犹如男人高昂的阳具，威武雄壮，鸣响汽笛开始了一路的征服，驶过了平原大漠、高山峡谷，完成了巅峰段的冲刺，最后不得不疲软下来，最终徐徐地停靠在站点里。

后来，当我在完成了一次高潮瘫倒在麦姐白花花的胸脯上的时候，我把这个独特的发现和体验告诉了她。

麦姐意犹未尽地用猩红的嘴唇摩挲着我的胯下，喃喃地说：“米阳，我要你做我永远的火车，来吧，我的火车……”

麦姐嘴里的米阳不是我，是另一个男人的名字，那个男人在麦姐的心里住了好多年了，不是他的老公。

麦姐的老公叫高穆强，长得人高马大，但是据公司小道消息称，高穆强是个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自己不能征服老婆，就常常在夜里想着法子折磨她，虐待她。

公司员工有模有样地说亲眼看见麦姐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往胸脯擦药，那里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我不想知道。

米阳的故事麦姐不许我打听，她只有在高潮的极度迷乱中抱着我坚硬的腰杆和结实的屁股的时候才会呼喊这个男人的名字。

而每当这时，作为男人的自尊与屈辱就像一条毒蛇似的撕咬着我，让我疼痛、让我亢奋，我狠狠地刺向这个带给我成功与失败的广州女人的身体深处……

哦，麦姐，我痛苦地捂住了脸，泪水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

我很喜欢“每天”这个词。因为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孩提的时候，曾经问过奶奶，生活，是不是一定要四处奔波？

奶奶没回答我，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生活也是可以安定下来的，每天是可以重复的，比如结婚之后。

可结婚之前我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许我还记得，可是从我来厦门的那时候起，我就试图将它淡忘。

是的，在被大海拥抱和三角梅簇拥的厦门，似乎隔离了你的前半生。我改完了稿，将疲惫的眼睛往窗外一看，在不经意的一瞥中，记忆燃烧起来。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排排木棉树，我的意识仿佛通过这呼啸而过的列车，穿越了万水千山，来到那满眼繁华的城市。

来不及思索，我就奔下楼，左转右拐，好不容易才走到那排木棉树下。火车，已经走远。

第二章
职场

人不能为钱低下高贵的头，问题是现在我没有钱。

——《简易的博客》

“你们好，我叫简易，来自妈祖故乡福建，请大家多多关照。”

广州，一幢三十五层高楼 B 座的第十层，“鑫源”广告公司的会议厅里，我正在挺傻 B 地做着自我介绍。

我的姿势像极了日韩剧里那些初入职场的员工，腰杆弯成了九十度，态度极为虔诚，尽管我承认自己极为讨厌日韩泡沫剧。

这是我到广州之后在在报纸夹缝里看了一百零一张招工广告，打了几百块钱的电话，外加跑了好几家人才市场才得来的机会，所以格外珍惜。

“你很像一个人。”当我穿着那条膝盖上破了一个洞的牛仔裤，耷拉着长发把自己的简历递给宽大办公桌后面那个画着淡妆的女人时，她没有接我的简历，嘴里冒出一句话。

我拿着简历的手僵在半空，从那络耷拉在左边脸庞的长发里射出一丝恼怒，但随即消失了。

因为眼前这个女人现在或者将来一段时间里将掌控着我的命运，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人不能为钱低下高贵的头，问题是现在我没有钱。

大学毕业时从父母那里拿的最后一笔钱即将告罄，口袋里连买一顿快餐的钱都不够了，如果再得不到这份工作，今晚我就要露宿街头了。

租房的老板说了，再不交这几天的房租，就走人，不是卷铺盖卷走人，而是光屁股走人，铺盖卷留下，作为这几天房租的抵押。

同租的那个小子说，只要我今天能找到工作，他或许会考虑借点钱帮我渡过这个难关。

他对我说，他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也有如此经历，对我的遭遇感同身受，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找到工作。

直觉告诉我，这是个傲慢的女人。

但是我天生有一种征服傲慢女人的冲动，并且对她们从骨子里有一种不屑。

我把简历再次递过去，直视着她的眼睛，我从她的眸子里看到了自己倔强而忧郁的身影。

“你的眼神很邪。”这是麦姐后来告诉我的，“仿佛要把人洞穿，让女人心旌摇曳！”

麦姐说，我的眼神很像米阳。米阳，米阳，又是他妈的米阳，在广州“华维达”酒店的豪华VIP包房里，我把她狠狠地放倒在床上，撕碎了她的内衣，粗暴地进入了她。

她一声欢愉的长叹，嘴里呢喃着“米阳”，眼角泪痕斑斑。

“放下吧！你被录用了。”她没有接过我的简历。

“你很像一个人。”这是我第二遍听到她说这句话。

就这样，我成了广州鑫源广告公司的一个员工。部门经理就是麦姐。

麦姐是个女强人，我听大家不是称呼她为麦经理，而是麦姐。

她外表高傲，可是与大家合作得不错，大家也很尊敬她。

麦姐首先介绍了公司的大概情况，然后一一介绍了公司的成员，麦姐的广东话有点蹩脚，他们的名字我几乎一个也没有记住。

直到最后一个，我听到了一个唯一没有忘记的名字：莫小小。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她微笑着，是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浅浅的微笑，就像夏日里的清风掠过荷塘泛起的丝丝涟漪。

我无法形容此刻自己的心跳，也无法让眼睛在她身上做过多的停留，因为我知道那样有失礼貌。

但我记得她穿着纯白的上衣，就像春日田野里开出的小百花一样让人怜爱。

我再次透过耷拉在眼前的长发，快速地瞄了她一眼。

这样看一个女孩，对我来说是一种例外。

“你他妈前辈子准是只种猪！看女孩子巴不得扒光她们的衣服！”我陡然想起了大学寝室那帮小子对我看人的评价。

我承认，对大街上那些衣着暴露的女孩我是有着那种心态，可是，对于莫小小，我却仿佛回到了纯真的高中年代，那时，见了心仪的女孩都会心跳的。

可是现在，我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那帮小子说大学是培养流氓的地方，见了花姑娘

竟然波澜不惊，我还笑他们奇谈怪论。

长期的颓废宣泄，那种见了女孩会心跳的青涩感觉早已远离自己，可是，见了莫小小我会心跳。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被安排在企划部，由小雪带我一段时间。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产品的策划与文字的采写。

在这段时间里我简直是任劳任怨，也无怨无悔，晚上经常加班。

还好是双休，刚开始前两周我把放假的时间都花在睡觉上。

每天我经过熙熙攘攘的城市街口，看着陌生人在彼此之间匆忙奔走，就觉得压力重重。

街道边婀娜多姿的木棉树是羊城最让人消除疲惫的风景，可我无暇顾及。

我知道我要学习的还很多，毕竟广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城市，没有竞争能力就很容易被淘汰。

麦姐对我前两周的表现很满意，破格提前两周把我转正，我的自信心也增强了很多。

“简易，你把这份资料拿到设计室。”我的“带头大姐”小雪毫不客气地把我当“马”使唤。

小雪在这个公司才呆了一年，可是也算老前辈，在我面前神气活现的。

我靠！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被一个丫头片子当马使唤，瞧瞧我混的这惨样。

唉，谁叫她的业绩不错呢，又比我先来，还是甘心当马吧。

“好的，雪姐。”我匆匆应了一声走向设计室。

突然，我在转角处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一个趔趄，资料掉得满地都是，我弯下腰边捡资料边说“对不起”。

那人赶忙蹲下来帮我捡资料，没想到刚蹲下身的我又与她撞了个满头，我正要生气，摸着额头抬头一看，嘴边的话顷刻间咽下。

“你头撞得还疼不？”我们差不多异口同声。我们会心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只顾着把地上的资料捡起来，然后我们沉默着离开。

我把资料往设计室的电脑上一放，转过身的时候看见电脑里面的一张设计图。那是一张下个月的许巍演唱会门票设计草图。

我摸摸自己的额头，心想，不知道她的头到底怎么样了？她的头硬呢还是我的头硬？想到这里，我想象她第二天满头包对我手舞足蹈破口大骂的模样，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第三章 遇见

我敢相信，她或许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但在与她碰面的瞬间，你会发现一种天然的气质。

——《简易的博客》

早上起来已经是九点多。靠！这是我来广州上班第一次迟到。

在坐上班的路上一路昏昏沉沉，摇摇晃晃，如同一个不倒翁。

回想昨晚睡觉时的辗转反侧，我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恐慌？这或许是职场新人初入职场的一种综合症吧。

明明把闹钟调到七点啊，可是偏偏醒来时已是九点多了。估计是调到晚上七点了。

等我一路颠簸，心急火燎地赶到公司的时候，竟然发现公司除了一个扫垃圾的大娘之外，静悄悄的不见其他人影。

难道早上有会议？组会？部会？周会？总不会是追悼会吧？这下彻底玩完了。

我一脸呆滞走到自己的位置，忽然听到隔壁的设计室有噼里啪啦的声音。

我把头一探，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正在那边一会键盘、一会鼠标地运行着，熟练而又灵活。

她匀称的身材背后折射出的影子，犹如我从旧书摊淘来的早年出版的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的人物剪影插图，有着一种高贵而不失清丽的美。

我敢相信，她或许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但在与她碰面的瞬间，你会发现一种天然的气质。

一头瀑布般的长发垂在座椅的中下方，一条浅粉色的丝带穿针引线般自然穿梭在她的发梢。不用说，她就是莫小小。

我蹑手蹑脚走到她背后，突然意识到很唐突，想退出，却又有一种想与她打招呼的冲动。

正在我徘徊之间，她突然转过头，表情从自然三百六十度地转向震惊。我白痴十足地“嘿嘿”一笑，不知道要该说什么。

她却用很奇怪的眼睛看着我，好象我和她从未谋面一样。

我涨红着脸，挠了N多次头发，终于憋出了一句：“早上好，你也在啊。”

她瞪了我一眼，把头转过去，背对着我一声不吭。

我想，她也许在生我的气，于是在要知趣离开时对着门外说：“昨天对不起啊，请你原谅。”

她许久不吭声，好不容易挤出一句：“今天不是周末放假么？怎么没去玩？”

我狂晕：“我以为今天还没到周末呢？哦，对了，听你的口音你是北方人？”

她摇摇头。

“那你是南方人？”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智商已经低到猪的平均水平以下。

没想到她说出了一句：“你真聪明，我是杭州人，小时候在北方的大连念书。”

我自觉惭愧，早知道这样不如问她你是不是中国人。

她得意一笑：“我看你额头还冒红，还是我的额头比较硬！”

我正想说“好男不跟女顶头”，她却先开口了：“你喜欢许巍的音乐吗？”

我老实摇头回答：“不喜欢。”

“许巍的音乐是中国音乐中最让人震撼的音乐……”她一副超级“魏迷”的样子。

我听了头直哆嗦，不就是拿着一把吉他站在台上拼命地吼啊摇啊滚啊什么的吗？谁不会啊。拜托！

我心里正嘀咕，难道她想让我请她看许巍的演唱会？

她接着说：“我这里有两张票，想不想下周一起去看他的演唱会，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音乐。”

我心里想：反正是免费的，不去白不去，而且还可以陪美女去看，何乐而不为？

我发现自己不只是期待每天天上掉馅饼，而且还希望馅饼是用天鹅肉做的。

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是正在拍拖，或者是即将拍拖，还是拍拖都不是。

我只知道当我们遇见，就注定是一种无可言喻的快感。这快感就是幸

福吗？

当我在广州天河体育场门口第一次等她的一刻，我在想，这是第一次，还有可能有下一次吗？

显然，我这个人有时候异常乐观，有时候悲观得一塌糊涂。

陆陆续续有人进场了，我等啊等，等到门口的保安叔叔说了第八次“我要封场了”的话，莫小小才气喘吁吁地驾到。

她嘴里一个劲地直嚷嚷：“这广州塞车好严重啊，公共汽车也会抛锚”之类的话，听得我目瞪口呆。

好不容易挤了进去，发现门票的位置却是在 Z 排八十八和九十号，气得我当场差点吐血。

我拿出大学演讲时的口才，外加一个似电非电的眼神，好不容易说服了旁边的一个长得左边像“如花”右边像“芙蓉”的姐姐换了位置，才得以担任“护花使者”角色。

“许巍！”“许巍！”“许巍！”全场的“巍迷”在竭力地喊着许巍的名字期待着他的出现。

我旁边的这位“铁巍迷”莫小小正一个劲儿歇斯底里地喊，仿佛发了疯似的，简直与平时判若两人。

尽管我初到公司，可她给我的印象很淑女，哪里像现在这个样子。

我歪着脑袋看着身旁的她，只见她两脚踩在椅子上，双袖拢起，头发飞舞，穿着巍迷的衣服，头戴金项圈，双手拿着写着“我爱你”的“灯牌”，嘴里还叼着哨子，简直一妖怪。

难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两面性？我不得而知。现在我不想去探究人是否有两面性的问题，我害怕的是眼前几乎要失控的场面。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摇滚界这么大的聚会，看着周围疯狂的粉丝，我傻 B 地想，万一发生什么骚乱踩踏什么的不是很危险吗？

或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享受的正是这种摇滚的氛围。

而喜爱文学的我或许在意的是那种空山新雨后的宁静，对眼前这种喧嚣嘈杂有一种自然的抵触吧，尽管我并不老土。

我在那里胡思乱想，许巍终于出场了，当听到他的第一首《礼物》时，我一下子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先前对摇滚的排斥被许巍的歌声一扫而空。

让我怎么说 我不知道
太多的语言 消失在胸口
头顶的蓝天 沉默高远

有你在身边 让我感到安详
走不完的路 望不尽的天涯
在燃烧的岁月 曾漫长的等待
当心中的欢乐 在一瞬间开启
我想有你在身边 与你一起分享
.....

旁边的“魏迷”已经彻底疯狂，但更多的人在一起合唱，有人沉默，有人呐喊，有人咆哮，有人走光。

我隐约看到特写镜头出来的时候有人眼中闪着泪光。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演唱会，也是第一次听到许巍的歌。

如果说他的曲调让我沉醉，那么他的歌词则让我内心震动。好久没有听到这么直抒胸臆的音乐了。

旁边的莫小小正起劲地对着手中的电话唱，估计是唱给她不能来现场的小姐妹。

唱完了一首，莫小小开始旁若无人地嚎啕大哭，仿佛当我不存在。

我不知所措，问她到底怎么了。她说唱给一个朋友听。

我很想问她那个朋友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可是我还是忍住了。

也许，我和她之间只是一次友情的邂逅，当风吹过，云已飘走。

她哭累了就静静地靠在我的肩膀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落泪。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让她落泪。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远